

啓示錄

孫
怡
著

啓 示 錄

著 者：孫 怡

出 版 者：怡 和 出 版 社

香港英皇道一〇四六號二樓十七A

印 刷 者：東 南 印 務 出 版 社

香港高士打道六四至六六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三年

定 價：港 幣 十 元

各 大 書 店 均 售

上帝正在發怒，將聖經「啓示錄」中預言的世界末日，降臨人間。佔地球陸地面積四分之一強，全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弱。

序

一九六六——六七那兩年，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活動搞得天翻地覆，我跑到海邊去養病。說是養病，其實是去吹了一陣又冷又腥的海風，使我在神經衰弱之餘，又添多了一種生命的厭倦症。最後還是藉梭羅^①的一冊「湖濱散記」^②穩定了我的神經。謝謝毛澤東，使我得以從大陸的不盡災難中汲取了豐富的寫作資源，雖然那些災難實際是撕毀了我——我尚有不少親人在大陸。

據說反共小說不容易博取廣大讀者，我看，那可能還是屬於寫作技巧上的問題。但這當然不就是說：我的這冊反共小說會成暢銷書。本書的哲理成份，多過為一般讀者所喜愛的曲折故事；書中且引了不少歐美文家的文字，從十六世紀直至近代的。既然我想說想寫的已經有人先我寫了出來，並且寫得比我更好、更具深度，則與其因襲，毋寧原文照抄；順便也藉向讀者介紹一些歐西名家的思想。不耐煩的讀者倘若嫌得冗長，儘可畧過不讀。共產主義不是中國土產，引用外來思想擊倒它荒謬的一面，在文學史上早有此傳統。

書中故事的發展時間，總共不超過兩年。很多費盡心血搜集來的珍貴資料，足以代表一個歷史的橫斷面。書中富於刺激性的高潮和喜劇場面也頗不少，相信可以滿足部份純粹追求故事興趣的讀者。五十五章反字的「悼亡詩」，是全書的最低潮，也是全書的靈魂。寫這一本書，單就章節安排方面我即着實化過一番心思。我在萬般惡劣的寫作環境底下堅持寫作，（凡接近我的人對這一點都甚清楚，）不去寫一些容易寫、容易銷、能討讀者（以及編輯與出版商）歡心的東西，這是一個良心問題；包括寫作、人生、道德、

愛恨、……各方面的良心。我們是處身在如此一個敗壞的時代裏，我總覺得作家的筆如果不去向一個社會、一種制度衝撞，不能算是盡了責任。即使明知這種衝撞祇屬一種冒犯，結果仍將徒勞無功；即使明知這種衝撞會招來可以避免的麻煩，使自身成為衆矢之的。但是沒有我們寫出來，社會和制度便永遠陶醉在它們故步自封的統治之中，永遠看不見它們身上確實有着不輕的毛病。『有時我很失望，這個世界上，能有什麼簡單的、忠實的事，讓人類來做成功的？必須先把人類透過一個强有力的榨壓機，把他們的舊觀念榨出來，使他們不能夠再直立在兩條腿上，那時你看到人羣中，有的人腦子裏有蛆虫，還是不知什麼時候起就放在那裏孵化出來的，便是烈火也燒不完這些東西；要不這樣做，什麼努力都是白費。』③

我不希望讀者們認為我的這冊作品是在用教書方式企圖告訴你們一些甚麼，而要求你們來和我一同感受我所寫下的經驗，看是否有比你們深刻之處，或者比你們淺薄之處——但此不是我的本意。在海邊養病的那些日子裏，我幾乎不敵地克服着各種困擾，我確實盡了最大努力寫這本書，希望能把書寫得好，寫得人人都能夠讀懂；我不喜歡晦澀。

最後順便謝謝幫助搜集資料的幾位朋友。

一九六九年冬第五遍重寫於香港。

① 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是十九世紀美國作家。

② 「湖濱散記」(Walden) 是梭羅最著名的一部散文作品。

③ 引自「湖濱散記」「經濟篇」。

目錄

扉頁

序文

第一部份：

1	斑鳩惹禍。.....	一
2	一題「難解」的四則應用——鷄兔同籠。.....	一二
3	「海瑞罷官」、「謝瑤環」、「龜兔賽跑」。.....	一八
4	撒網。.....	二六
5	悼亡詩。.....	三五
6	一頭摩登動物。.....	四一
7	相逢——又相逢！.....	五〇
8	空門半日。.....	六一
9	植物學的一課。.....	六六
10	花前月下。.....	七五
11	兄弟行。.....	八四

12	作家與司機。·····	九三
13	倒翻了黃浦江！·····	一〇一

第二部份：

14	熱火朝天。·····	一一三
15	焚書。·····	一二二
16	「坑儒」。·····	一三一
17	紅水泛濫——姪女鬥叔叔。·····	一三九
18	紅水泛濫——兒子鬥爸爸。·····	一五〇
19	紅水泛濫——女兒鬥媽媽。·····	一六七
20	避秦之地。·····	一七三
21	雷雨夜。·····	一七七
22	飲鴆止渴。·····	一八六
23	失鑽。·····	一九一
24	一幕求婚活劇！·····	二〇四
25	四面楚歌·八方壓力·····	二一〇
26	索官。·····	二一八

第三部份：

27	黯然傷別。	二二一
28	官場現形記。	二三〇
29	家庭瑣事・「國家」大事	二三九
30	一夕談。	二四七
31	陞官圖。	二五七
32	二十世紀的清教徒。	二六四
33	十九世紀的代言人。	二七〇
34	表揚大會。	二八〇
35	收斂鋒芒。	二八八
36	藝術何價？	二九二
37	辭官。	二九七
38	衝出一牢又一牢！	三〇一
39	報復——並不是報復。	三〇五
40	神祕訪客。	三〇九

第四部份：

41	紅水泛濫——萬人鬥爭大會！	三一五
42	過敏症。	三四六
43	獨白——一。	三五五
44	「雞兔同籠」的大悲劇！	三六一
45	獨白——二。	三六七
46	屈服。	三七二
47	獨白——三。	三七六
48	宗親情誼。	三八一
49	重溫歷史。	三八五
50	雙簧戲的另一副面孔。	三八八
51	獨白——四。	三九二
52	黯然相對。	三九六
53	屠場內。	三九九
54	希特勒·共產黨·神經病	四〇五
56	讚美詩。	四一八
57	十月一日。	四二二
57	記韓之精。	四〇九

第五部份：

58	儀態美。·····	四三一
59	贈鑽。·····	四三五
60	一筆未清賬目。·····	四四二
61	奧斯卡金像獎！·····	四四六
62	豪華宴會。·····	四六三
63	夜晤。·····	四六七
64	「新中國」的「尼姑庵」。·····	四七〇
65	愛情與政治的一注交易。·····	四七五
66	歷史重審。·····	四七九
67	不速之客。·····	四八四
68	一波三折。·····	四八七
69	可憐——將來。·····	四九五
70	疲倦的婚姻。·····	四九九
71	獨白——五。·····	五〇五
72	別矣，上海！·····	五〇九

一 斑鳩惹禍。

從這條長長的弄堂底裏走出來，韋百鳴顯得有點渺小。八個月「政治學習班」的生涯，銼損了他從美國帶回來的一身留學生的優越感，且在他頭上添上幾莖白髮。未老先衰是人類特有的悲哀，因為人比其他生物更具智慧。韋百鳴心情老去，就像一些年華老去的女人畏怯鏡子那樣，畏怯別人的眼睛；眼睛比鏡子更多一份勢利。

將要走近弄堂口的大鐵門，一絲無力的陽光宛如一抹滲多了水的黃色顏料，從雲層間睡意矇矓地透了出來。他抬頭望望天空。軟弱的陽光收了進去又射出來，耀花了他的眼睛。「早晴不是好天。」正躊躇是否回去取一件雨衣？從隔牆那個大花園裏傳來了幾聲斑鳩的啼鳴：

「濕窠窠！濕窠窠！濕窠窠！濕窠窠！……」

斑鳩在報雨。

韋百鳴立停在那裏不動。他有一種惰性，希望聽到斑鳩向他報晴，唱幾聲「晒乾窠——窠！」這樣他就可以少跑一趟，不必回去取雨衣了。

可是，斑鳩繼續在啼：

「濕窠窠！濕窠窠！濕窠窠！濕窠窠！……」

於是，他隨着一個轉身，將捏在右手的幾本書和一疊講義挾進左腋，對着剛剛走過來的長弄堂的盡頭望了一望。弄堂真長，即使在早晨的清輝之中，也幾乎望不見底。斑鳩的啼鳴在催促他。他祇能振起精

神，邁開脚步又走回去。

弄堂的一邊是平民區，另一邊是一所要人的大花園。清早的空氣從大花園那邊流通過來，新鮮而帶點富貴氣息。他一直走至弄底最後的一條橫弄，向左轉彎，來到了一扇鐵門前。他往「解放裝」的口袋摸出鑰匙，開門走進去。

門裏是一片小小的花園。春天裏，花樹與雜草同樣在合適的自然條件底下競爭着生存。右邊蔓蕪的草叢中間，十幾棵美人蕉婷婷玉立臨風生姿；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蓓蕾，艷麗猶如罌粟，氣味聞上去可有點不大對勁。左邊一叢好看而多刺的薔薇，正在晨風中洒下一滴滴露水。一棵小小的梅樹，茂盛的枝叶半掩了那扇通向客廳的落地長窗。百鳴從花園中穿過去，一隻受了驚慌的麻雀拍着翅膀自樹間飛出來，一掠消失了踪影。他經過梅樹之際，注意到有一條尺蠖^①的幼虫筆直豎立在樹枝上一動不動；牠模擬樹枝的形態，模擬得維妙維肖。百鳴想起自己從加里福尼亞回到上海九個多月來，對於共產政權下的種種設施，是那樣的難於適應，那樣格格不入，那樣動輒得咎，不禁對着樹上那條擅以擬態保護自己免被鳥食的小虫，感喟地搖了搖頭。

推開長窗，走進客廳。一個身材肥胖的婦人正坐在廳裏進早餐。她上身穿一件灰卡其「解放裝」，下面一條薄呢西裝褲；捲曲的頭髮襯着她一張微現綢紋的鵝蛋臉，綢紋裏好像嵌滿笑意；她的雙眉彎成新月形，加上上翹的嘴角，使她的臉看起來有點不成熟，但也永遠快樂——不笑的時候亦似在笑。

瞥見百鳴走進來，她忙問：「忘帶了什麼東西嗎？」

「天怕會下雨，我回來拿一件雨衣。」

她抬起手中的飯碗，「吃一碗鷄蛋麥片粥嗎？」

他低頭看看腕錶，「不了，媽媽。」轉臉望見廳左那間屋子裏有燈光從門框上面的氣窗透出來，他寒暄地問：「昨夜弟弟又是通宵未睡？」

「嘩！」婦人帶着一種大大超出她年齡的興奮，說得手舞足蹈。「這一陣來，可真把我們的十鳴累壞了呀！自從去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吳晗的『海瑞罷官』、田漢的『謝瑤環』、孟超的『李慧娘』②相繼出事，掀起文化大革命以來，十鳴的組織朝也學習，晚也學習，大會小組直是開個不了。單以昨天一天來說罷，十鳴上午赴作家協會開會，下午赴文藝處開會，晚上赴戲曲改進協會開會；（她并不知道這些單位本身也在風雨飄搖之中。）深夜回到家裏，還得趕通宵寫學習報告。……」她右手捏着匙羹，左手托着飯碗，直說到把碗裏的麥片粥晃盪盪潑了一桌子，才頓歇住了。轉首看了看壁鐘，她總結告訴百鳴：「七點半鐘，十鳴就得趕往作家協會繼續參加小組討論。真是我的天嘍！」她心痛是確實心痛兒子，可也並不真的抱怨，甚至還有點故意在替兒子炫耀忙得像個要人——她自己一天也不知要參加多少個這兒那兒的會議哩。

百鳴的臥室在後面。他穿過客廳，轉開過道旁邊的一扇門，走進去。10呎×16呎的房間，佈置得整齊而有點古怪。一隻單人沙發，一隻單人床。床畔的牆壁上掛着四個金漆邊的鏡框；鏡框的玻璃底下，十分藝術化地壓着各式罕見的花瓣與葉子；它們看起來都是這樣色彩鮮艷，却全屬乾枯得祇消一觸即碎！床旁的那張寫字枱上，文具以外，在一座特製的玻璃罩中，陳列着一頭異常逗人的蜂鳥標本。鳥的體積很小，背潤祇有四厘米左右，體長不超過七厘米；一身彩色的羽毛繽紛奪目，腳上生着白羽，頭上戴着一頂潔白的雪冠；牠的嘴，比牠的身體長出一倍，向上彎得十分有趣。這頭美麗的蜂鳥原是西印度羣島牙買加的產物。當初韋百鳴化去二百五十元美金，把這具標本從加里福尼亞的一間圖書文具公司買下來，又

將牠路遠迢迢從美國帶到「新中國」。

床的對面，靠牆並列着兩隻大書架，架上全是有關生物學的中外書籍。一部大英百科全書版本的生物學大辭典，洋洋巨帙，裝釘美觀，在書架上儼然像個皇帝，傲視並且統治着其它一切書刊。

書架旁邊，牆的西北折角處，擺着一座式樣別緻的三角形標本架子。架子共分四層。底層盤列着一副用鐵絲串連起來的蛇的骨骼；上面一層兩副大小不同的青蛙骨骼；再上一層一對嬌俏的大蝴蝶標本；頂層一隻老鷹，勾嘴突目，展翅若飛，神氣就跟盤旋在天空中時一樣驕橫與充滿掠奪之心。這架子上的標本全由百鳴親手製作。他爲牠們由於生物學上的需要，支付出生命代價所作的巨大貢獻，一一皆以沉痛而虔敬的心情，悼之以詩。——架子上面，在牆的折角處，掛着一幀照片；照片上一個端淑嫺靜、梳髮髻的盛年婦人；她是百鳴的生母，已經死去廿多年了。方才在客廳裏遇見的那一個，是百鳴的亡父在世時娶的續絃，十鳴的親生母親。

屋裏凡在適當的地方——不論桌上、几上、和釘在牆壁的木板上，都恰到好處地陳列着一些小動物的標本。爲使標本襯托得格外生動起見，百鳴故意把牆壁油成一種十分鮮明的紫色；再以灰色的窗簾、灰色的床罩，調和這過份的鮮明。——屋裏的燈飾十分講究，壁燈、檯燈、以及低懸在天花板下面的一個大燈罩，都是極其精緻的玻璃製成品。

百鳴往壁櫥間取了雨衣雨帽，走出屋子，朝陽又收進雲層去了。長長的弄堂，看起來有點陰陰沉沉，彷彿永遠也走不到盡頭似的。

他又一次看錶，把脚步稍稍加快。在他前面的一條橫弄內，忽然幽靈般的飄出來一個女人。晨風將她身上那件寬大的「解放裝」吹得貼緊身體，隱隱現出了她的過份瘦弱的身軀；長頭髮披散肩膀上，在風裏顯得有些零亂，一彎彎的波紋說明那是兩根拆散的辮子。百鳴走在她的後面，跟她大約相距五碼之遙。非常自然地——也非常科學地，他對着她的背影，想像着如果她穿上了一件合身的旗袍，又會是什麼樣兒？——他在美國時看見的與她年齡相仿的女子，無分華人或西人，都是穿戴得很漂亮的。

他跟隨她亦步亦趨了一會，女人的步伐突然緩慢下來，身體也在風中幌了幾幌。再過片刻，她顯然已經支撐不住，拖着踉蹌的脚步，走向牆壁，曲起一條手臂擱在牆上，把額角抵在手臂上；她將另一隻手伸進口袋，摸出來一瓶白花油；雙手旋開瓶蓋，用手指蘸着藥油往額角上抹。

百鳴很快走到她的身旁。他立停下來，從她五隻手指的縫隙中間看到了一張不健康的、極其平常的臉龐；臉色蒼白憔悴；五官生得不甚端正，輪廓模糊，並且比例不稱；淡淡的眉毛下面，雙目正因病痛而緊閉着；鼻樑微陷；嘴巴又嫌太小；失血的嘴唇，簡直難跟皮膚分清界限；幾絲烏黑的頭髮貼在她尖削的臉頰上，把她的臉襯得越見蒼白。

他責任地、道義地問：「妳不舒服嗎？」

聽見聲音，她將眼睛睜開來，百鳴頓時有掩飾不住的驚異。這是一雙大得出奇、呆滯而有黑印的眼睛；十足表露出現代人孤寂無告的心情。這對眼睛把她平凡的面孔整個改觀。她霎一霎眼睛，長睫毛彷彿淹沒了整張臉龐，使它變成一片迷惘，一種失落，一項遙遙無期的等待——會使人想從它去發掘一點甚麼。

對着這張奇特的臉，百鳴突然感到一陣熟悉的詫愕，他曾經在一幅畫像上看到過它——那是一幅毫不

相干的畫像，出自美國現代畫家華爾特·凱恩③之手。——她確實是畫家筆下的一個典型人像。

——幽苦、徬徨、不成熟、不上進、孤立無援、毫無希望；一臉病態的蒼白，好像若無其事，却會令人不期而然想對它伸出援手。「妳不舒服嗎？」他再一遍問。

她看他一眼。無所謂的，點了點頭。

他瞧瞧捏在她手裏的白花油。那一股涼涼的、辣辣的藥油味道，對於一個健康的人說來，可並不怎麼好受。他從口袋摸出手絹，抹了抹鼻子。

「妳需要看下醫生吧？」

她置可否。

百鳴伸出手去，搭她的脈搏。她的呼吸相當急促，胸脯在起伏。

他輕輕放下她的手腕。「我看，妳有必要去麻煩一下醫生。」

他扶着她，一步一步走出了弄堂的大鐵門。正巧有一輛三輪車踏過。他向車夫招了招手。車子停下來後，他攙着女人一同坐上去。

他關照車夫：「靜安寺聯合診療所。」

三輪車很快從地區派出所的門前駛過去。派出所經常通宵辦公，兩扇招惹是非的大門，晝夜暢開在那裏。五天以前，韋百鳴曾經來到這處派出所申報他的遷入戶口。他是從「政治學習班」的宿舍搬來此一地區跟弟弟十鳴和後母一同居住。「政治學習班」係借用的一所教堂；至於學員們的宿舍，不外強佔了牧師的私人住宅。近來學員人數漸漸增多，宿舍不敷分配，領導上才動員部份家在上海的學員回家去住。

迎着清晨的輕風，三輪車穿過一條短短的橫馬路，轉彎折入大西路。東天的太陽，依舊在雲層間若

隱若現。路上行人匆忙。每隔七、八分鐘開過一輛公共汽車；車廂中的乘客，擠得快要從窗洞裏掉出來。三輪車在大西路上行不久，被阻住在靜安寺的紅燈前。隔着那寬寬潤潤的十字路口，隔着那油漆全新的靜安寺廟宇，百鳴遙遙瞧見診療所的門前排着人龍。他看一看腕錶，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你急着去上辦公？」女人望望他手裏的書本與講義，最後一次擦過了白花油，將藥瓶收進口袋。
「當然——救病比什麼都要緊。」

「我就誤了你的時間，真是萬分抱歉。」

紅燈轉綠。三輪車穿過馬路，在診療所的門前停下來。百鳴付過車資，攙着她一同下車。

他把她安頓在候診室裏，自己則跑到掛號處的窗洞前去排隊。

八點鐘開始掛號。八點三十五分，輪到了韋百鳴。

「初診還是覆診？」

「初診。」

負責掛號的人取了一張空白的病卡，將鋼筆尖指着病卡問：「姓名？」

百鳴忘記了問病人的姓名。頓了一頓，說：「韋，姓韋。」

負責掛號的人在病卡的姓名項下寫了一個「韋」字，不耐煩地追問：「名字呢？」

「名字——」百鳴一時謝不上口。催急之下，想起他們兄弟輩的排行是「千」、「百」、「十」，遂順着說了個：「一鳴。」

「年齡？」

他估量着猜：「二十二。」